

►《容易受傷的女人》某程度可說是焦媛人生的縮影

焦媛人生夢未圓

當從北京來香港尋夢的女孩，遇上金牌經理人，彼此之間會衍生出一個怎樣的故事？這是棟篤笑音樂劇《容易受傷的女人》的劇情，但同時也包含了女主角焦媛的成長真人真事。於是，看這齣載譽重來的音樂劇，亦等於透視焦媛的人生，她在回顧過去一個階段的自己時，也容許觀眾沿着時光隧道探索她的奮鬥經歷、與本地文化的融和，以至她與已故父親之間的感情。



◀焦媛與在劇中飾演其童年的小演員合照

►焦媛愛情事業兩得意

將於本月十三至十六日在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作二度公演的《容易受傷的女人》，是「焦媛實驗劇團」出品，由高志森與王嘉翊執導、焦媛與張達明主演，預計演出六場。故事講述北京少女與經理人從互相排斥到惺惺相惜的經過，帶出人生的無奈、快樂與悲傷。透過女孩的经历，觀眾將可窺探這異鄉來客對香港人的看法、以及本地文化如何影響她與家人的關係，甚至是她的愛情觀、生活與工作的態度。此劇以焦媛本人從北京來港生活的故事為藍本編成，劇中她會親自演繹二十多首陪伴她成長的王菲金曲，以表達喜怒哀樂的不同感情，並向她的偶像致意；而鬼馬笑匠張達明將主力負責穿插其中的棟篤笑部分，為全劇增添新鮮感。

受父親影響

焦媛說，《容易受傷的女人》的故事有部分是真人真事，她將自己的人生經歷編寫成劇中內容，是希望藉此紀念已逝的父親。「我自演藝學院畢業至今剛好十年，畢業時正值爸爸離世，十年後的今日，我已擁有屬於自己的『焦媛實驗劇團』，算是在舞台界有了一點成績。此刻，我的感覺就像是一個階段的終結，所以我希望可以藉此紀念爸爸，同時作為自己一個小小的回顧。」

她憶述與父親相處的點滴時說：「修讀演藝學院時，我還只有十八、九歲，處於反叛階段，整天只顧排戲及演出，經常早出晚歸，與家人的關係很疏離。有一天，我收到來自爸爸的一封信，就像劇情編排那樣，他在信中問我是否不開心，大家的溝通又是否有問題；那一剎那，我真的感到很慚愧，因為我發現家人原來是如此關心我。」她續說：「我其實受爸爸的影響而入行的，他本來是一位京劇佬，但由於香港沒有京劇，他

為了生活只好轉到工廠工作，我覺得他很委屈，所以一直都有個心願，就是要延續他的演藝夢，為他掙回一口氣。劇中有一幕講述我小時候學京劇的情況，在現實生活中，我的確有學過基本功架，但沒有學過京劇唱腔，小時候我很喜歡看爸爸演京劇，他的演出很有氣勢，十足大佬佻風采。」

加入棟篤笑

父女情無疑是《容易受傷的女人》裡的重要靈魂，此劇在今年六月首度公演時，劇團方面就曾經進行了一個問卷調查，了解觀眾反應。她說：「調查發現，這個音樂劇喚醒了很多，促使他們重新思考與父母的關係。其實除了工作及名利外，家人也很重要，我們應該時刻關心父母，而非只在母親節與父親節才跟他們吃一頓飯。」為了將一段父女情處理得更好，令它看來更具娛樂性而不過分傷感，導演高志森加入了張達明的棟篤笑。「他認為，純粹只談我與爸爸的感情，會變得太感性和悲傷，鑑於入場的觀眾有很大部分是OL（Office Lady），所以他建議增添一些娛樂性。最初，我也擔心在歌劇裡加入棟篤笑會弄得不倫不類，但完成第一場演出後，我便看到當中的化學反應。」

焦媛在舞台上作品眾多，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四年間先後以國、粵語演出的百老匯名劇《蝴蝶春情》（內地譯《蝴蝶是自由的》），就令她廣受香港與內地劇場觀眾注目。當年，《蝴蝶春情》曾在香港、澳門、內地十一省共三十市及新加坡巡迴公演，總場數超過一百五十八場，創下了香港製作舞台劇演出場次的最高紀錄，她亦憑此劇兩度獲提名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女主角。《蝴蝶春情》令她在珠江三角洲打出名堂，即使遠至上海亦有人認識；本月底，《容易受傷的女人》亦會在內地公演，並再次重臨珠江三角洲，今年稍後時間，計劃演出的劇目還有《金鎖記》，明年另會有巡迴演出，看來她帶着自己的藝術進軍內地，已是指日可待的事。「內地是一個很有潛力的地方，有更大的空間供我們這一群舞台劇演員發展。」

「我是一個勇於嘗試的人，希望這齣劇可以讓內地觀眾看到我在性感大膽以外的另一面，就以我唱王菲的歌為例，過往高志森製作的音樂劇，都只是唱一些已故

歌手的作品，從沒有人試過演繹一位仍然在世的近代歌手的歌。成立『焦媛實驗劇團』只是我在劇壇發展的第一步，未來我想進一步吸納更多的觀眾，希望下一個十年，我能夠做到每次演出不只有萬多、二萬觀眾，而且有可以媲美電影票房的入座率。

愛情層次要

一直以來，她在舞台上予人的感覺都是自由奔放與前衛新穎的，談到拓展內地市場會否影響她的風格與創作，她說：「內地的舞台界比香港還要開放，在香港走性感路線，可能有人不認同，但內地就剛好相反，觀眾會很受落，懂得當成藝術作品來看，評價也很正面。」

她坦言，香港的舞台界並沒有很多像她那樣不介意大膽演出的女演員，但強調所謂「大膽」，是有內容和視覺上感覺的分別的。「我並非每次都刻意作大膽演出，只是我喜歡的劇目不少都比較前衛而又沒有人演過，所以才會給人很大膽的感覺吧了。當年演《蝴蝶春情》時，我只不過露了背部及胸圍，大家已經覺得很不得了，但其實百老匯的演出中，很多男、女演員都是全裸的，這便是國際性與地區性演出的分別，在香港觀眾眼裡，我的演出是超級大膽，但在百老匯觀眾的眼裡，這根本不是一回事，大家在這方面是應該放眼世界的。」

男友高志森的無限支持，令她得以全力發展自己深愛的舞台事業，在愛情與麵包兼得的情況下，問她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麼，她笑說：「家庭與事業始終是我的第一位，之後才是愛情。如果我的伴侶不能尊重我這個次序，那就只好說再見，幸好我的另一半跟我的意向一樣，所以我們的感情才可以一直維持至今。」

文：小 O



◀焦媛小時全家福

慧眼識破宣傳伎倆



經常在不同報章看到關於電影市場的文章，但大部分是行外人，經常有不符實況的分析。最後某報一篇「××哲語」，其推論錯漏百出，不過他的推論卻來自電影人的「偉論」，那兩位電影人其實是在宣傳他們自己的電影或他自己的公司。作者認為資料出自電影人，必萬無一失，不知道是電影和電影業的宣傳伎倆，隔行如隔山又一例證。

話說有某電影要用數千萬去搭一個九十年前的中環景。導演堅持沒有這樣的場景就寧願不拍，但以往的市場沒法支持多於四千萬的製作，所以十年來此計劃沒有進行，到現時在內地終於可承受過億投資的電影才可開拍這電影。其實以往李連杰主演的電影《投名狀》、《功夫之王》都已經是過億的投資，因為李連杰的片酬已是千萬美元。至於成龍的大部分電影都是過億製作。所謂「內地終於可承受過億投資的電影」的意思是，該名導演的這部作品有信心在內地收回成本，粗略計算就是有三億票房。

要做到內地票房有三億才可收回成本是不划算的投資。馮小剛的電影收三億票房就賺了大錢，所以他拍的電影不需要等待內地電影市場可承受一億投資才拍。說穿了其實這種論調是強調該電影製作成本過億，而且該中環場景非看不可，文章作者卻視為一個市場的轉變。

該文作者還引用某內地電影投資者在「中國電影產業研究報告發表的言論加以發揮，推出奇怪的結論。那位電影投資人說：「二〇〇九年是真正內地重創作主導。內地的題材、故事，然後請香港的製作人來完成。」這位仁兄還以《葉問》為例，說明「其實」是內地題材和內地故事，真是天大笑話。

《葉問》上畫的第一、二周就是因為內地觀眾不大認識這人物以至票房不佳，後因口碑帶動才收過億票房。葉問前半生在內地生活，卻因其徒弟李小龍而成為香港家傳戶曉的人物，《葉問》故事內容大部分是創作的，而且監製、導演、編劇和演員都是香港人。要是《葉問》是內地題材，《黃飛鴻》一百多部電影都是內地題材，即是說五十年前香港電影已拍「內地題材、內地故事」了。文章作者沒有調查研究就亂下結論說香港只是提供資金，不是主導創作和製作。可惜的是報章的編輯亦是外行，對於某些電影人的宣傳手法和錯誤之論一無所知，成就了一些知情人嗤之以鼻的「另類」文章。

田力



「亞洲影后」的風采外，也可以透過這些文物感受龍繩動對妻子林黛的一片深情。

談到林黛，大家提及最多的是《江山美人》、《王昭君》、《白蛇傳》、《寶蓮燈》、《不了情》、《藍與黑》等，這些都是她演藝事業最輝煌時期留下的作品，不但為她贏得多個獎項，也奠定她當年在國語片女演員的一線地位，其中以《江山美人》最為突出。「李翰

祥導演，林黛主演，靜婷幕後代唱」這個組合，成就一個時代的黃梅調傳奇。

影圈傳奇話林黛

她在這些影片中多扮演悲劇角色，不論是歷史人物，或患絕症的歌女，以至不幸淪落風塵的女學生，都要為了家國及心愛的男人而犧牲奉獻，她將中國女性的傳統美德，發揮得淋漓盡致，銀幕上下，同聲一哭，牽動萬千觀眾的心；最近重新翻閱有關林黛的照片和劇照，發現不論是古裝或時裝扮相，在她眼角眉梢之間，總流露出一種不屈的英氣和淡淡的哀愁，彷彿是她演藝事業的真實寫照。

她最初加入影圈時的作品如《翠翠》、《漁歌》、《杏花溪之戀》、《金蓮花》、《金鳳》等，多演繹純

聲影留情

已屆九十歲的姚莉姐，提攜過不同年代的后輩，也提到黎愛蓮（Irene Ryder）。

「Irene未出道時，還在英文書院讀書唱聖詩班，那時我見她長得漂亮，歌又悅耳，介紹她入百代灌唱片，後來她是唱西曲成名。在她發生那次意外（一九七九年遭人擲火盤毀容），我聽到這消息很難過，後來她復出唱旺角的餐廳，我有去捧場並有鼓勵她，現時也有保持聯絡！」

姚莉姐又說：「與李香蘭（二十世紀五、六十年代原名山口淑子）的歌演紅星）仍有通電話，她也近九十歲啦！當年哥哥（姚敏）常去樂宮樓夜總會聽歌，李香蘭也有在那處，有晚還請他飲酒。」

樂宮樓也是當年顧媚曾駐唱的表演場所，我想起顧媚在自傳中曾提及。基於姚敏太太對丈夫的誤會，也因而是影響顧媚與百代的合作，至一九六七年她將近退出樂壇期間，才有機會為百代灌碟，而實情是姚敏與李香蘭有段難忘的感情。

時光倒流至上世紀中葉，又返回現代。優質藝術是經得起時代考驗，姚莉舊曲輯成的《姚莉最愛的歌》最近新輯錄推出市面，還包括：《春風吻上我的臉》、《大江東去》等名曲，這裡頭開首的引言：「生命不在乎長短，在於是否有意義……」眼前的老友敘舊場面，是富足、是恩眷，我是感受得到。

真可愛漁家女、爽直活潑北方大姑娘，一派天真活潑的個性，極討觀眾的歡心。在嚴俊和李翰祥的幫助下，她在短短的幾年間，就盡情發揮其演藝才華的潛質，演技漸見深厚和有層次，並在一九五七年以《金蓮花》首獲「亞洲影后」的獎項。

在這些早年的影片裡，還有機會聽到林黛的歌聲，如《杏花溪之戀》和《金鳳》裡的插曲，她沒有受過正統的聲樂訓練，自然不能和歌星比較，但卻有一種純樸清新的氣質，這些歌曲不少流傳至今，演唱不輟。後來她的演藝事業如日中天，就沒有再演唱電影歌曲，而交由靜婷或顧媚幕後代唱了。

崔曉

席間有超級fans出席茶敘前，大抵是知顧媚會出現，很有心思採購顧媚曾幕後代唱的黃梅調電影《趙五娘》黑膠碟，昇她過目，還特別翻製一張CD相贈留念。

「這張碟我都未見過！」顧媚好奇的拿着這張珍藏細看，復唏噓道：「戲是由我幕後代唱，但當年宣傳的文字從沒提我的名字，只當是主演的李媚兼唱插曲。」

往事如煙，但情與藝俱難磨滅，聲與影的留存是印證曾經歷過的黃金歲月，前輩的集體回憶，凝聚當年的溫情暖意。

周沂



▲姚莉（右）與顧媚感情非淺